

經部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五

元 趙汸 撰

宣公

元年尊夫人也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今按此魯史成法成十四年僑如襄二十七年叔孫豹同陳氏曰傳言逆稱女以君為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為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妾加之也傳無以公子為族之義以定公位篡立者請會于大國以免於討且假外援臨制其民人杜氏謂當時事情有此非謂當然皆取賂而還孔氏曰按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按十

七年會于扈全無為會討齊之事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會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傳言皆者皆齊宋也

陳靈公受盟于晉

陳氏曰傳言晉楚爭諸侯猶莫適與且著文十年息會不書宋陳鄭之實

救陳宋

孔氏曰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蓋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

楚蔿賈救鄭

凡楚救不悉書陳氏云楚救必不能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而後書詳見屬辭

二年獲樂呂

凡獲非卿史不書

既合而來奔

敗者奔雖接我史不書

晉趙盾救焦

陳氏曰傳見趙盾書人杜氏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趙盾為政而畏越椒之盛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稱人

遂自陰地及

諸侯之師侵鄭陳氏曰經自此三年不書晉師今按三國大夫傳失其名氏孔氏謂實微者非也

桃園孔氏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為盾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為衰祖穿為夙之曾孫世本傳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趙盾弒其君傳於趙盾崔杼弒君見齊晉史臣以直筆為官守與魯史諱內惡不同曰弒其君乃錄外之辭穀梁云弒公是矣

非子而誰胡氏曰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

越竟乃免劉氏曰使盾遂去晉國雖未越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令盾還為大夫雖已越竟苟不能討則罪矣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乃君臣之義絕乎吾以謂此非仲尼之言藥氏曰弒君大惡也有為有不為爾使與乎弒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能責之今按董狐責趙盾之辭惟殺

梁傳所錄兼該禮法可正左氏之謬孔子曰以下乃盾子孫託聖人之言為其祖分惡至穀梁時猶有謂盾為忠臣者流俗相蒙有自來矣又見四年

于周而立之

於此見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使穿欲免穿於討也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孔氏曰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註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修之是公族主教誨也下庶子為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又云庶子為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春官有巾車掌事與公族公行同無與餘子同者天子諸侯

禮異耳趙盾為旄車之族孔氏曰旄車之族即公行也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建旄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三年皆非禮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此天子之禮也魯郊本非禮於是天王崩未葬而魯之郊牛傷改卜牛又死乃不郊魯之君臣蓋有不安於其心者矣為左氏學者乃議其不郊為非禮豈知禮哉晉侯伐鄭及郲陳氏曰晉君將一不書未可問也陳氏曰傳言晉衰楚窺周室朝于楚孔氏曰諸侯太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太子亦稱朝者傳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四年權不足也既云懼而從之是與謀也當從穀梁志同書重為義權不足乃俚俗之言非所以釋經稱臣臣之罪也君雖無道豈臣子所當較臣既弑君

亦豈有無罪者傳謬至此凡弑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皆從赴告傳不知策書從赴之法而妄為之辭故陳氏以凡例為後人依倣著於丁寧孔氏曰車上不得置箕簴以縣鼓故為作蹢若殷之楹鼓也晉語云代備鍾鼓戰以淳于丁寧丁寧即是鉦也鄭玄云鉦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遂滅若敖氏陳氏曰討亂雖殺命大夫不書鄭未服也陳氏曰經自此四年復不書楚予五年書過也知告廟未通復發此義豈他公之行舉無過者陳氏亦不知書至有筆削故取之卿自逆也陳氏曰傳釋書法與紀裂繻異因以見莊二十七年莒慶令按內女適諸侯諸侯遣人來逆則稱逆女非親迎故從內為稱其諸侯與大夫雖尊卑不同親迎皆當稱字以明齊也杜說非反馬也何休膏肓據士昏禮無反馬以難左氏鄭玄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

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孔氏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又稱若不親迎則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

楚子伐鄭 陳氏曰傳見楚子書人

晉荀林父

陳氏曰晉卿將再不書

六年將可殪也劉炫氏曰尚書泰誓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

楚人伐鄭陳氏曰併入八年書

取成而還楚比年伐鄭惟此年傳記取成而還故杜氏以厲之役在此傳蓋有闕

七年不與謀曰會經書內師及伐者二皆微者不稱將桓十年伐郲傳曰宋志也自餘君大夫以師出皆稱會如桓伐鄭納突哀挾與伐齊豈皆不與謀者杜氏不復深考惟徇傳為說非也劉氏曰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已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

以謀不睦王臣涖盟史不書

諱之也說者多以沙隨平丘不諱駁此傳為妄今知非妄者宣公恃齊而不事晉於是見止而以賂免其恥在內史故諱之沙隨平丘晉雖有辭然成公以國難後期昭公政在強家非所諱也

八年白狄及晉平陳氏曰義見十一年會欑函傳

滅之孔氏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二國而規之非也今按經傳記舒庸舒鳩皆冠以舒故釋例知此舒蓼亦是其類孔氏謂註言二國為轉寫誤已得之文五年傳記楚子燮滅蓼不冠以舒者別自是蓼國杜氏據臧文仲之言謂蓼與六皆臯陶之後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庸無與也孔氏併合文五年所滅之蓼與此年舒蓼為一則又誤矣

楚子疆之陳氏曰傳見楚子再書人

盟吳越而還孔氏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武王克殷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為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世允常句踐立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

四年也外傳曰羋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或非夏后之後也**始用葛茀**孔氏曰茀字禮或作紼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薦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輴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避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有避不懷也**孔氏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早葬之也今若冐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九年王使來徵聘**陳氏曰傳言所以自文公至今再書聘今按微者雖王使不書說見隱五年**厚賄之**陳氏曰傳言周

哀言易也傳釋不言滅說見襄十三年昭四年以諸侯之師伐陳無將帥故書法與杜氏救徐不同事與襄元年韓厥與者在會諸侯皆以師屬林父伐陳而次于扈以待之故晉侯卒于扈而師還孔氏曰僖二十八年城濮宋齊秦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今按城濮之戰唯宋公不自將耳齊國歸父無為不親兵時經未書大夫將雖將尊師衆但書師為左氏學者不知此義故謂稱師為將卑師衆也秦小子慭自合書人彼有筆削之旨此但史法亦不可併論也公弗禁陳氏曰傳言殺所以稱國其洩治之謂乎陳洙氏曰此非聖人之言孔子稱三仁曰比干諫而死反罪洩冶乎今按傳以稱國殺大夫為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

以書名為貶非但不知經旨亦未究史法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陳氏曰凡伐之為所敗但書伐不書敗譏不在敗之者他倣此

十年非其罪也陳氏曰傳釋杼罪不在奔公殺諸家皆以氏為世卿惟左氏無此義於崔杼信矣

且告以族不以名自此至崔杼弒君凡五十一年惠公之世杼應尚幼成十七年傳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明前此未仕故此年傳說者不取今以告以族之說推之蓋崔氏出自丁公杼之祖若父必有嘗為卿者至杼雖未為卿其寵已足以偪高國此高國之所惡也故因惠公卒舉族出之杼未為卿故不書名實卿族也故來告書其族如尹氏非王卿士於法不合書其立王子朝亦由世是卿族故史不得不書春秋辭從主人而世卿之失自見公羊譏世卿之說不為無所出也

不然則否玉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可見矣諸侯赴告之

法如後世郡國文移合關通者須有常準左氏惟據近事言之故未盡**二子奔楚**陳氏曰不書奔以納為義**晉士會救鄭**陳氏曰救不書例在僖六年後倣此**逐其族**此亦卿族而經不書異崔氏者事與討亂同**謚之曰靈**傳見經不書葬由不成喪後見成十八年晉厲襄二十八年齊莊陳氏佚賊猶循二傳之失**十一年陳鄭服也**陳氏曰傳見息會不書至辰陵然後書**令尹蔿艾獵城沂**孔氏曰此年云令尹蔿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況寡德乎**陳氏曰傳見晉不在諸侯而從事夷狄楚於是主盟**將討於少西氏**傳見經先書討賊然後書入陳**以諸侯討而戮之**孔氏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

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爾今按謂楚不告非人情凡諸侯以兵屬夷狄不序說見僖二十八年**書有禮也**陳氏曰傳釋楚入未有書爵者於是特書爵**鄭伯逃歸**非好會不告不入例陳說誤**十二年不泯其社稷**孔氏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夷於九縣**孔氏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言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滅國多矣**何必楚**晉人釋楚而甘

心於羣狄以此以啟山林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達是為楚武王孔氏曰按杜註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篳門則篳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鄭不可從傳記士會樂書之言見晉大夫自知非楚敵故以不戰喪師上軍未動據傳上軍雖未動下言殿其卒而退是亦未嘗出陳也杜以上軍未動得書戰則言戰為虛文矣蓋晉人恥以未陳見敗告諸侯因下軍從荀首獲連尹襄老囚公子穀臣故以戰告也唐惠侯陳氏曰唐久屬楚不復見於諸夏故定四年蔡以唐侯伐楚不書明年楚滅唐亦不書楚重至於𨛜孔氏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云輧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鄭

殺僕叔及子服陳氏曰討亂雖公子不書桓子請死孔氏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遂圍蕭陳氏曰傳見滅不書圍他做此河魚腹疾奈何孔氏曰叔展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河中之魚久在水内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衛孔達陳氏曰傳見三國之大夫書人同盟于清丘孔氏曰按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為蒍子服虔以為食采於蒍令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不實其言也晉景公初年楚方得志於中國入陳圍鄭敗晉師于邲滅蕭矣晉於是時乃以先穀合諸侯大夫于清丘而稱同盟則豈足以敵楚乎故皆奪其恒稱明年宋人及楚人平則經旨可見矣傳於此特發筆削之旨而惟以不實其言釋之舉其小節而遺其大體故義有不通也

三年唯宋可以免焉劉氏曰清丘之盟左氏以謂不實其言又曰唯宋可以免自相伐矣今按清丘三國大夫稱人譏在晉也傳不知此義而以不實其言均責三國故復為宋解之十四年

敢告陳氏曰傳言所以書國討復室其子孔氏曰釋詁以平為成則成亦平也無假道

于宋楚子忿晉伐鄭欲伐宋而無名故不假道以起怨其聘于晉非為好也以怠晉之救宋而已乃

殺之非卿雖殺行人史不書屨及於窒皇孔氏曰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註云經皇冢

前闕經傳通謂兩觀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爾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窒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

其名為窒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十五年死又

何求傳見古人臨難不二由其察理素精葉正則曰古者審乎性命而定乎吉凶忠信敬義之自後世之

所誦說而不能明者也而古人飾之於一事一事之曲折而數德者必閒見焉皆可以指言而名舉也故左氏錄之

宋及楚平　平至是始書說見後傳

爾無我虞　凡書平則不書盟兵交怨結以平為重陳氏猶不書盟與隱七年例自相違

荀林父　陳氏曰傳見荀林父書帥

及毛伯衛　孔氏曰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杜疑經文倒札字也陳氏曰不書王孫蘇義同僖十九年邾子因見毛名不書名

秦桓公　陳氏曰傳見秦伯書人

穀出不過藉　孔氏曰既譏其稅故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為十一外更取十一且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幸之也　螽未成灾故不為災杜註未失說者譏之過矣本為一歲再生記異文偶與下饑相連傳通饑釋之以為幸之也註又以為喜而書之陋益甚矣

十六年晉士會　陳氏曰傳見士會書

人晉侯請于王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且為大傅孔氏曰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晉為伯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天火曰災孔氏曰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程氏曰天火未嘗不假人火以為災凡人火皆天所為也唯雷火災物者間有之而不可以常理論左氏分火為人災為天未當以修晉國之法陳氏曰終前年殺毛名傳十七年郤獻子為政陳氏曰傳言三郤所以見殺皆母弟也劉炫氏曰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釋例曰母弟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為君則特稱弟妹而異之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

不得稱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孔氏曰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今按太子之母弟謂適子也適子之生禮文雖降於世子而視庶子則有加矣故世子為君則適子得稱弟皆周制也庶子為君而母弟亦稱弟者時君以同母故優其禮秩使異於他庶子故史亦稱弟此禮之變也魯公子友與齊年鄭語異稱者任使之際內外異辭也衛叔武攝君稱子使非攝君則當稱字同蔡叔於文不可稱其君之弟也鄭段有筆削不可同論先儒多駁此例者考之弗詳爾

十八年盟于繪陳氏曰特相盟雖伯者亦不書且見晉衰

三踊而出孔氏曰聘禮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面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令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

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託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也**善之也**大夫還不書此為遂出奔言故不稱族者因上文如晉傳善之杜非常皆非是與昭十二年公子慭異者大夫從公行不書則不得言還也

成公

元年劉康公徼戎陳氏曰傳見言王師不斥劉子**二年取龍**傳見外取邑雖取諸我不書經書伐書取與但書取不同陳氏龍人致寇自違其例**辭請曲縣**鄭氏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許之**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天子諸侯皆有樊纓之飾鄭氏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王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

罽飾之孔氏曰縏即鞶也守之異耳巾車狐卿大夫士皆無樊纓是縏纓為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按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為送葬設盛服爾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縏纓特賜乃有皆非正法所有也

皆主郤獻子陳氏曰傳見内外乞師皆不書見僖二十六年特書之杜氏不知此義今按外相乞師不告不入例

欒書將下軍孔氏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縠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為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是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為大夫不應

宣之未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穀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為士燮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令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

未絶鼓音 孔氏曰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上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右援枹而鼓 枹擊鼓杖也

奉觴加璧以進 孔氏曰襄二十五年鄭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見古者有此禮見司馬法

五伯之霸也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云天

予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
字或作伯或作霸也今按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
伯者言之是也宋襄秦穆不成伯楚莊呑噬
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而復於寡**
君孔氏曰禮承玉帛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
為薦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為
藉故曰
藉口**敢不唯命是聽**陳氏曰傳言寡之賊晉師
無名以怒出師以貪成之**禽鄭**
自師逆公陳氏曰傳言四卿要公勞師故
不書上鄭之會杜云史闕非**皆受一命之**
服孔氏曰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
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
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皆一命者春
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又曰司馬司空
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
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輿師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

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供軍事故後言之 何勞錮馬 陳氏曰傳因陽橋之役備載亞臣事 故楚令尹子重 陳氏曰傳見令尹子重書人 許靈公為右 孔氏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 故曰匱盟 釋例曰書盟而責其卿所以成晉為盟主也陳氏曰傳釋六國之大夫皆書人以從楚也因見吾會之書嬰齊盟亦書人 三年討邲之役也 晉自邲戰後失鄭非報復故傳自其始叛言之 上失民也 傳見經不書釐咎如潰 其位在三 孔氏曰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

也註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賞搴之功也陳氏曰傳言搴之功晉兆六卿之禍 四年欲求成于楚而叛晉陳氏曰傳積晉失諸侯之故 以救許伐鄭傳見救雖卿將不書 五年遂以告而從之傳見晉無修省之實 及子國二皆非卿 盟于垂棘陳氏曰外君臣特相不書 盟亦皆不書他倣此 宋公殺之陳氏曰殺公子不書 定王崩定王不書葬傳欲罪在圍龜 見王謚非衍文 六年非由人也咲氏

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非也若然煬宮復何謂乎劉氏曰左氏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

侵宋

晉伯宗非卿合書人併鄭人不書者同受伯主之令以衛將尊師衆舉重故書某帥師既書某帥師又曰某人亦於文不便襄十九年欒魴同杜陳之說皆非

晉遷于新田

不書說見文十三年

晉師遂侵蔡

陳氏曰傳言不書遂

以申息之師救蔡

林氏曰楚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而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八年敗于城濮楚子曰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其後囊瓦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為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

七年斯不亡矣

說見文五

年陳氏曰傳言吳入中國而識者懼乃通吳于晉陳氏曰傳著晉用巫臣之言遺中國之患伐巢伐徐陳氏曰傳見吳楚始交兵兵皆略不書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陳氏曰傳著吳強之漸故曰始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於失淮晉反戚焉傳見不書以戚奔八年獲申驪陳氏曰晉自此因有諸侯之事遂伐楚皆不書後見襄元年韓厥十六年荀偃之師大獲焉陳氏曰為九年鄭圍許傳來納幣禮也說者疑昏禮不當使公子公孫非也國君臣諸父昆弟同姓之卿與異姓之卿何異如魯鄭無復異姓之卿當使何人陸氏又謂常事不書由不知書法一槩責以非常來歸自杞故書魯以杞夫人禮成喪故雖來歸書卒

且繫之杞與鄫出異傳非是

異姓則否

說者云嬴姒已曹邾媯弋同姓國少疑此禮難行蓋自大國吞滅已後言之傳惟言同姓不言國欲併及卿大夫亦是通時俗為例然非禮意如衛晉來媵苟非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膏肓亦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鄭箴云禮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納女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

九年吳人不至

陳氏曰傳於是年記吳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於襄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為悼公會戚傳皆所以見吳初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殺行人非卿例不書此為兵交發義

莒無備故也

陳氏曰傳見伐莒書嬰齊入鄆書人經不書遂杜說非令按伐書將入書人一事再見畧言之

諸侯貳故也

陳氏曰自宣二年至是秦狄伐晉故傳發之且為十一年秦背成起

十年晉立太子州蒲

以為君孔氏曰漢末應劭作舊君諱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為州滿或為州蒲誤耳今按龔氏疑晉侯生立其子經何以無異文非也策書有定體不得異文以盡事變又言不以名別亦非諸侯自將與出奔異鄭伯歸傳見諸侯被執歸國不書諱之也陳氏曰傳言葬自內書今按公既見止魯人不復使人送葬史亦不得蒙上公如晉書葬晉景公因成諱義非筆削之旨十一年且涖盟也劉氏曰若聘重盟輕畧盟卻犨之盟又何故不畧乎若盟與聘均書如晉涖盟豈不明白今按經書外臣來盟者四魯臣如外涖盟者亦四皆無交涖者此未知何據上言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恐盟主於與國無交涖之事當是傳誤周公楚陳氏曰傳見楚不書名三日復出奔晉陳氏曰傳言明年經所以書出秦伯歸而背晉成陳氏曰傳見晉失信於諸侯而

秦不附十二年周公自出故也王人內京師故自周言出傳例非盟于宋西門之外陳氏曰傳見晉楚嘗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特書之且涖盟外涖盟不告例在隱七年十三年而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宣伯請先明非專使他做此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二公不書譏不在王室例在文三年秦師敗績陳氏曰不書秦敗績說在後傳杜說非是及不更女父秦爵二十等四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見漢書孔氏曰按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之商君定為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迓晉侯于新楚傳言經書晉侯殺子印子羽陳氏曰兩下相殺不書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陳氏曰大子未嗣位遇害不書

例在桓五年十四年是先君宗卿之嗣也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衛侯見而復之陳氏曰復宜不書傳言非衛侯之志所以書歸旨酒思柔孔氏曰兕觵名觵爵稱以兕角為觵也周禮小胥職云觵其不敬者韓詩說觵五升詩良耜云有觩其角則觩是角貌尊君命也說見宣元年鄭伯復伐許陳氏曰進兵雖君將不書義同宣三年晉侯非聖人誰能修之此或君子之言但傳為稱族去族發則亦陋爾十五年不然則否凡稱人執者史策之恒辭稱君執者經變文與伯主以討罪之義傳例不知篡奪之罪重於虐民陳氏討其君不罪其民皆非遂逃奔宋陳氏曰奔者無罪不書例在莊八年許之乃反經書奔晉自晉歸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奔晉告故歸亦書自晉見其出入皆挾晉為重不復詳所至者畧

外也杜以外納告非也言自不必外納劉氏又疑華元內有魚石之援不待挾晉而入亦非也魚石所以止華元實畏晉耳

言背其族也蕩山殺不書族與成得臣闕宜申同傳皆不能發例遂出奔

楚向為人大司寇宋六卿之一不書者族同罪同獨書魚石舉重遷許于葉傳見許以畏鄭故假

外援以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做此十六年滕文公卒傳欲見滕子謚下偶連鄭伐宋事註

云因滕有喪贊甚矣說在僖十九年敗諸汋陂孔氏曰樂懼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為樂氏

之族不知所出至于鳴鴈陳氏曰不書併入鄢陵陳不違晦孔氏曰兵尚殺陰道也行

兵貴月盛之時故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徹七札焉孔氏曰潘尫之子其名為黨襄二十三年

中鮮虞之傳擊辭與此同公出于壞隤陳氏曰傳言鄢陵之役齊魯衛皆後師期不書是皆

君也傳言趙過見偃鉏不知謀以諸侯之師侵陳陳氏曰不書曹伯歸陳氏曰傳言曹伯與僖三十年衛侯事同而書法異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從公行史不書僑如奔齊盟辭見襄二十三年刺公子偃不殺鉏者鉏幼公不忌杜說非位於七人之下孔氏曰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犨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周語郤至自稱已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軍之佐以為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為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以之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其可乎陳氏曰言郤至所以見殺十七年

侵晉虛滑陳氏曰滑復見至于高氏陳氏曰傳見救晉不書至襄二十三年始書之今按凡書救皆謂直救其國都或代敵則書代以救救而侵馬但書侵侵不足言救陳氏於此發義過矣杜云從告亦非後做此

反自鄢陵陳氏曰傳言鄢陵之功晉厲公所以弒

高弱以盧叛凡賊者叛史皆不書後做此

帥師圍盧諸侯自圍其邑史不書

而復之傳見所以不告叛

而立其左右陳氏曰傳見殺大夫乃厲公之意故皆書國殺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註晉襄公之孫惠伯談晉自驪姬之譖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

楚公子橐師陳氏曰傳見橐師書人

晉殺其大夫傳見殺三郤公之意殺胥童者書偃也而經無異文故皆以有罪發例然胥童不以兩下相殺書者實以欒書中行偃當國以國討告耳

十八年使程滑弑厲公弑君者當國赴不言賊主名故書國以弑以車一乘陳氏曰傳言君弑所以不得葬以穀叛故也說在宣九年晉悼公即位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孔氏曰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計厲是文公之曽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

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
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
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
與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
孔氏曰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
也趙武父祖功名頗著故不序

使修士蔿之法

孔氏曰范武子為大傅孤也士蔿為司空卿也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修其法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為五軍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辛即屠擊之子孫也為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為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為氏耳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孔氏曰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為重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諸御謂

諸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家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馬更有戎右中大夫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為車右屬官勇力之士皆謂為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總使此官訓之使不犯法**立軍尉以攝之**孔氏曰若梁餘子養御罕夬解張御郤克之類往前恒有定員掌共御御**使訓羣騶之禮**孔氏曰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則騶是主駕之官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掌駕說之頒是騶為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為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戎車貴強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以惡曰復入**劉氏曰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託之

從其例惟註者推言之不復可信也陳氏曰傳言楚人伐宋以納魚石故書入衛人弑其君以逆衛侯衎故書歸見入者難辭歸者易辭也而作例者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妹失傳意令按歸入言復說見屬辭

晉必恤之 陳氏曰傳言楚納魚石而晉悼復伯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陳氏曰傳見嬰齊書宋人經有鄭人傳闕文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 陳氏曰傳言救雖君將不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周培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六

元 趙汸 撰

襄公上

元年追書也據二年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主之令以內辭書也哀三年圍戚不繫衛者以有衛石曼姑也此圍彭城亦伯主之令且宋華元在焉而經特書宋彭城其為追書明矣但傳以非宋地發義則失之

且不登叛人也孔氏曰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

彭城降晉晉降彭城而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傳邑不言降與郲鄟小國異杜說非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陳氏曰傳為三年書光會起

入其郛賈逵氏曰韓厥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

郲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令按不敘諸侯師說見宣九年晉人降彭城以五大夫歸討齊不會皆在正月則此非圍彭城之師矣下别書仲孫蔑出會可見以待晉師陳氏曰傳言諸侯之師所以不書會晉師以為之援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二君侵宋呂留陳氏曰不書救鄭書侵宋譏不在救楚自此再出師不書矣令按不書救說見成十七年取犬丘子然非卿併壬夫來聘禮也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於是以朝聘為禮蓋無足辨杜云未赴胡云已赴皆其末爾禮之大者也葉氏曰此乃彊弱相傾何謀事補闕之云周官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二年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陳氏曰為六年滅萊起於是子罕當國孔氏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

者鄭國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令傳公年雖長大為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晉師侵鄭不見宋師衛甯殖為會戚起畧言之

官命未改孔氏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進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陳氏曰傳見楚自公子申公子嬰齊公子壬夫為政故不競於晉嬰齊卒在明年壬夫殺在五年

三年吳人伐楚陳氏曰吳伐楚自此至二十五年始書之

寡君懼矣孔氏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

敢不稽首陳氏曰傳言諸侯事伯主如天子

吳子不至陳說在成九年

將

伏劒孔氏曰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使佐新軍孔氏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别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顆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士富為候奄陳氏曰傳累悼公之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氏曰楚一不書四年令

我易之難哉傳記韓獻子之言與五年范宣子之言見晉所以終棄陳於楚楚彭名侵陳陳氏曰楚再不書陳無禮故也不責諸侯不能救而譏陳無禮蓋緣臧武仲語而失之

使臣弗敢與聞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孔氏曰元長也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季孫不御傳始言無櫬不

虞終言請木用櫝明不從始議終得成禮或疑定夫人稱定姒此定姒當從公羊作定弋據定夫人直從夫謚此乃妾母謚定不嫌相同

夷羿收之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為氏

失人故也孔氏曰夏本紀禹生啟啟生太康為羿所距太康弟仲康立尚書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為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修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

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疎也**官箴王闕**孔氏曰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在帝夷羿**孔氏曰三代稱王實與帝同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故以帝稱焉**田以時**陳氏曰傳言景公以滅狄而失諸侯悼公以和戎而復伯**邾人莒人伐鄫**伐鄫不書後書滅鄫舉重**敗于狐駘**滅紀非帥使敗史不書**魯於是乎始髽**孔氏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於時魯師大敗遣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髽其齊衰期亦髽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

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 **五年晉人執之** 陳氏曰傳釋經不書晉執且為十年王叔出奔起 **言比諸魯大夫也** 陳氏曰傳釋經不書及今按鄫屬魯故偕如不言及下書仲孫蔑孫林父同 **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劉氏曰傳言壬夫貪救之當也共王殺之何謂不刑乎辭經若此取舍安從哉陳氏曰傳見楚以不競殺二大夫 **盟于戚** 陳氏曰傳言晉與吳盟皆不書後見哀十三年 **無之而後可** 陳氏曰傳見楚用公子貞而晉人懼 **會于城棣以救之** 凡會伐會侵會救皆不書其地杜說非 **公在位** 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可不謂忠乎行父殺適立庶世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六年鄫恃賂也魯以往年夏屬鄫秋使聽命於會安得遽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遷萊于郳孔氏曰郳即小邾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今按傳言滅又言遷則所遷者其族屬人民與經言遷紀郱鄑郚同非必其君七年宜其不從也孔氏曰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

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繆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隧正孔氏曰五縣為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役徒者

使掌公族大夫孔氏曰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

公登亦登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公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孔氏曰魯之隱閔實被弒而書薨諱而不言弒則亦不以被弒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弒而以瘧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弒故魯史不得書弒也陳氏曰按傳記弒君無赴于他邦者於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傳皆言

赴而經以卒書之說在後傳

而執之使公子黃往入楚軍陳侯逃歸陳氏曰傳因言公子黃所以奔楚二慶所以見殺

八年孫擊孫惡出奔衛陳氏曰辟殺謂寘于理也今按凡辟殺諸子不告二孫微奔不告

鄭子國子耳侵蔡傳見子國稱人尊晉侯也陳氏曰傳釋卿不書以晉侯在會

乃及楚平陳氏曰傳言鄭以六卿異心是以不競

九年

司里孔氏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也

正徒孔氏曰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供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奔火所孔氏曰此遂正

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郊外屬遂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蓄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亦如之孔氏曰刑書言刑器必載於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或書於板號此板為刑器耳

庀武守孔氏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此事皇鄖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災患恐致

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兵甲以防非常也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令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

庀府守

孔氏曰鉏吾大宰傅無其文賈逵云然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杜以府為六官之典其事藏於書故使具官守劉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令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閲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也

儆宮

孔氏曰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内小臣寺人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内道名伯長也是宮内門巷之長也詩巷伯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孔氏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云鄉正則別鄉

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屬司徒此鄉正言二師命之者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彌猶徧也此遇天火為災亦當徧祀羣神

于西門之外 孔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庀羣官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具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心為大火 孔氏曰昭二十

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各掌其職祀為貴神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建辰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咮謂柳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為鶉火也建戌之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

居商丘 孔氏曰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

故商主大火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九州中諸侯之封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

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孔氏曰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誰分之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遇艮之八

孔氏曰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

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蓍求爻繫辭有法所謂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晋語鄭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别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無咎**孔氏曰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言**弗得出矣**葉氏曰穆姜不應自暴其過如此蓋卜筮家託穆姜之言為書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今按傳所載占筮事凡十八處皆此類也**秦人侵晉**陳氏曰不書至十一年始書之**肆眚圍鄭**孔氏曰將求民力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皆從鄭伯**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以諸侯**

復伐之一役非再舉史不書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季武子不能以公固辭皆非也晉平溴梁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喪廢禮其來遠矣孔氏謂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何其謬也

一星終也孔氏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

以先君之祧處之孔氏曰冠必在廟既行祼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七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士冠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祧同耳天子有二祧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也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

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尚尊者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敬故也冠于成公之廟孔氏曰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祼享之禮歸魯乃祭耳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悼公復伯十年扶之以出門者孔氏曰縣門者編板廣長如門施闕機以縣門上有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則戟長一丈六尺也言自會也陳氏曰傳釋遂例賓祭用之孔氏曰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

尸出入奏肆夏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匄引過繆之事以謟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謂之夷俘

會滅不言以君歸文不便也陳氏曰國徵見俘不責死社稷非也昭四年賴子同

納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偪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令復繼之必知霍人為霍邑者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

禮也

劉氏曰以是為禮諸侯誰不樂滅國乎令按傳每以非禮為禮諸家辨駁已備皆不復論

晉荀罃伐秦

陳氏曰傳見荀罃書師

鄭皇耳帥師侵

衛上書伐宋舉重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槩謂不悉書非也楚鄭志在圍蕭以退為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故長於滕傳言序諸侯不同皆出伯主之意言無大夫焉陳氏曰傳釋書盟例聽政辟孔氏曰子孔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已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一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言將歸焉孔氏曰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侵鄭北鄙而歸事同九年不能舉其契傳見周衰至使晉大夫聽王卿士之訟十一年將作三軍孔氏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

中軍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蓋自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軍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令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也周禮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宜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彊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軍八百乘計

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革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民**各征其軍**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令武子欲令民即屬己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三子各毀其乘**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二軍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為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不入者倍**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

征孔氏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内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令之丁也邑謂賦税若今之租

調也知邑是賦稅者從民入官惟有力役與賦稅耳使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盡為臣孔氏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此言孟氏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叔孫使子弟盡為已臣唯以父兄歸公耳鄭子展侵宋陳氏曰不書宋侵鄭書鄭侵宋譏在鄭東侵舊許舊許見昭十二年傳孔氏曰許南遷而鄭得之名山名川孔氏曰鄭氏云會同而盟明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秦右大夫詹師師從楚子陳氏曰傳見秦附楚之實鄭子展出盟晉侯外泣

盟雖伯主史不書杜陳說皆非

會于蕭魚 孔氏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

甲兵備 孔氏曰射禮數射算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

歌鐘二肆 孔氏曰周禮小胥云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懸也下文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懸之非編懸也

藏在盟府 孔氏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大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勲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禮也 孔氏曰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 外徵者稱人左氏學者合二傳為例陳氏不然徵者之師不書凡書

人皆貶故微者有得書人之義此以代晉為重故微者得書考之經傳左氏為是後故此陳氏曰秦不加兵於晉二十年矣易秦故也陳氏曰譏不在晉故不書晉敗績義同成十三年

十二年臨於周廟禮也孔氏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劉氏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設公廟左氏不知遂真謂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宗於禰廟於義足矣陳氏曰傳見吳始赴及

姑姊妹孔氏曰釋親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是謂父妹為姑妹也為夫人寧禮也孔氏曰楚共王

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按昭元年秦鍼奔晉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杜云父母既沒進言之耳陳氏曰傳言秦楚合且為宋之盟釋齋秦起

十三年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孔氏曰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惟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趙伯循曰從朝還非有軍戎之事何勞之有今按當時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為勞績衰世之意也書勞即書至杜說非辨見桓二年

凡書取言易也胡邦衡曰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至六年冬取長葛取得為易乎今按根牟鄟鄣皆不絕其祀故書取趙伯循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傳蓋不知此義

弗地曰入陳氏曰按此與文十五年例自相違今不取葉氏曰傳不明經故多岐以幸中

以從於下軍禮也孔氏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周禮夏官凡軍制不言十人有長而此云什吏者齊語管子設法吳語王孫雄設法司馬法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或十人置吏也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孔氏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大夫從之陳氏曰傳記大夫自謚其君吳侵楚陳氏曰雖伐喪不書說見襄三年獲公子黨陳氏曰傳見吳楚構兵交相獲畧不書楚人歸之陳氏曰為三十年良霄再見且言歸行人不書十四年以退吳人晉人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為吳謀楚其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而已

范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蓋設辭以拒其代楚之謀杜氏責其代喪或者又疑傳妄皆非職女之由劉氏曰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戎之過范宣子何以詘之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至此一年何故遽有言語漏泄不如昔者之事逐我諸戎孔氏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此言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三丈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主專責晉故指言晉爾濟涇而次陳氏曰傳言公孫蠆所以書於向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陳氏曰傳見悼公之怠攝也陳氏曰傳言一役之閒經有筆削後見二十六年子展奔齊陳氏曰傳見奔非其罪雖母弟不書無告無罪傳於此記定姜之言及臧孫之言後二十六年記右宰穀

之言見衛侯衎不子不君宜失位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弗去何為二語大甚不可為訓樂師職兼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忌左氏由此定弒君稱君為君無道陳氏又以釋經不書出君之人皆非也說又見昭三十二年獲楚公子宜穀陳氏曰不書獲義同十三年無廢朕命陳氏曰傳見周以后故錫命于齊謀定衛也陳氏曰傳言晉成逐君之亂剽弒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為之也齊人始貳陳氏曰傳言晉執政之貪齊於是加兵於魯十五年君子謂楚於是乎能

官人陳氏曰傳言楚復強固請而歸之陳氏曰終十年盜殺三卿傳十六年高厚逃歸陳氏曰大夫逃例不書傳為齊晉交惡起本為夷故也雖伯國亦無以主兵大夫先諸侯之禮在魯史亦無以主兵大夫序諸侯上之法卿雖可會伯子男然君臣之禮自若傳發此義贅矣復伐許而還陳氏曰傳著經所以但書伐許敢使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同圍齊傳十七年遂奔陳杜氏曰經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孔氏曰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內耳今按經書華臣出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其日月杜氏謂以始作亂時來告亦非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為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爾他做

此苴絰帶杖菅屨孔氏曰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為絞帶也若腰帶則謂之絰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腰皆曰絰絞帶者繩帶也凡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粗惡耳其衰與絰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為立其名非大夫之禮也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之老亦譏晏子所為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為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為失故據時所行而譏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唯卿為大夫孔氏曰檀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

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故遜辭畧答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

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陳氏曰傳見齊侯書師守之廣里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圍齊之事杜說非南及沂陳氏曰傳狀晉師之暴於是天子始昏于齊天道多在西北孔氏曰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十九年歸之於我不書歸在晉欒魴帥師師受之欒魴非卿合書晉師不書義同成二年伯宗婦人

無刑孔氏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宫犯死不得不殺於五等之中無墨劓刖也使以行禮也

陳氏曰終十四年書蠆傳從君於昏也說見僖十一年下孔伺趙等死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者蓋殺者皆承君命而殺之故經以累上之辭書之傳則雜史之記意在專歸於殺者故不録其君命耳二十年盖莊子伐邾以報之劉氏曰晉人旣執邾子又取邾田何謂未報乎言非其罪也公子黃以偪為二慶所逐不得為無罪傳序公子燮事若能諒其心者猶以不與民同欲罪之則以書國討為必有罪故也凡傳叙事貿而斷義非往往類此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言出君之罪無國不記然南面之君禍福自已故魯春秋但書君自出而臣之罪亦不可掩陳氏謂孔子筆削之非也魯史固非他國可及二十一年重地也

陳氏曰傳釋來奔雖賤有得書者後見昭五年三十一年葉氏曰莒有慶有挐邾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今按邾莒大夫列于諸侯之會未有以名見者此皆以接我名

錮欒氏也陳氏曰傳言晉連年會諸侯皆以細故

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不書非公命

執事實重圖之陳氏曰傳言子產以辭令立國因見周季文勝其實之敝自子產叔向皆不能免令按此記子產之言與二十九年女叔侯論魯事皆以見伯國政令無節諸侯不勝其勞晉之不競此

以殷以少牢孔氏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令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大夫得用大牢者喪祭故進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

世是遂縊而死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於其父而逃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棄也

父事讎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陳氏曰傳言楚亟殺大夫人多自危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六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七

元　趙汸　撰

襄公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闕孔氏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於禮為舅當服緦麻三月但緦麻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絶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為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為母期喪絶旁期非母也慶氏以陳叛叛楚非叛國故不以叛告遂殺慶虎慶寅衆役人實殺二慶以國討為文史從告以藩載欒盈及其士陳氏曰傳言欒盈不書自齊文同魚石聽於中行氏孔氏

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故沈氏云後人轉寫誤

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大夫杜氏說見僖十年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是也

墨縗冒經

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絰冒絰者以絰冒其首也欒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于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曾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為之也今按諸侯葬為雨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既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倍繆之一證孔氏曲為說

通之過矣奉公以如固宮孔氏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申鮮虞之傅摯為右孔氏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令案註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註故今定本皆無況以惡乎陳氏曰為二十五年麇君起本取朝歌陳氏曰齊始叛晉張武軍於熒庭武軍前見宣十二年後見昭十三年獲晏氂陳氏曰晉亂不能出師次于雍榆禮也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猗止晏萊馬齊師退而後敢還令按邯鄲勝即趙勝晏萊即晏氂也魯師次于雍榆蓋有晉命傳偶不能詳穀梁傳曰言救後次非救也啖氏曰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諸家多從之皆

不考事實而因文生義謂之得經旨可乎　立于户側孔氏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户側則在室户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爾　夫石猶生我孔氏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鬭伯比也皆謂所斥前人為夫　使正夫助之孔氏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隧正所主隧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問盟首焉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　其蓋椒乎陳氏曰傳言臧氏衰三家益專　言自外也陳氏曰傳釋去位不得書大夫　下妾不得與郊弔孔氏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是男子從柩在路則得野受弔婦人

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野受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者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蕢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

二十四年為陶唐氏

孔氏曰如杜此註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按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有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升為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終虞之世以陶唐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為豕韋氏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

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十九年傳註

為唐杜氏

孔氏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知殷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為司空世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子輿士蔿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也

楚子伐鄭以救齊

不言四國傳畧之

公孫之巫也

陳氏曰傳言晉師之懈

齊人城郟

傳自此以後言齊人城郟者三由不得其詳故屢舉之外傳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韋昭曰穀洛二水名水激有似於鬬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水毀王城之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

二十五年將庸何歸

將庸何歸申釋上文君死安歸註誤

舍之得民陳氏曰傳言齊不用賢臣為政雖有晏子不死其難

四翣周禮縫人掌衣翣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棺飾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玄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玄云八翣者加龍翣二孔氏曰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翣則翣是扇之類也

不蹕孔氏曰禮喪車乘人尊道而行無貴賤一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不以兵甲孔氏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

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云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𩣡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陣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北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陳氏曰傳言君弒不得以禮葬義同成十八年今按傳見莊公所以不書葬又見二十八年

下**齊人以莊公說**劉炫云齊人以莊公伐晉說晉言晉譬既死令新君服從晉也**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興此同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也**晉侯許之**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氏謂齊有喪故經無譏說者因據以駁卿不書失所之例皆

非也諸侯之會經無異文與侵伐不同劉氏曰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弒君而謂之伐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陳氏曰傳言衛獻公所以得入

司空致地乃還

孔氏曰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人民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人民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

知楚令尹

孔氏曰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蔿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兵可以弭

傳見晉衰趙武偷故厭兵弭兵之説不始於向戌

不如速戰

孔氏曰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濕

以備三恪

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薊祝陳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知

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其二代不假稱恪惟陳為恪耳今按二代以王者之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示敬而已故不得言恪則三恪當從鄭氏通薊祝陳數之為是 慎辭哉 陳氏曰傳中言鄭辭令之美而過其實今按鄭辭令之美孔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傳仲尼曰云云者未必皆一時之言不言誰知其志以上亦未必真聖人所述也 量入修賦 孔氏曰九上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又曰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 可哀也哉 傳記大叔儀之言及後蘧伯玉去國見甯氏廢立賢臣皆不與 成而不結 陳氏曰傳言齊楚固相交秦晉盟而不合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二十六年能無卑乎 傳見晉室卑故急於結秦好 子鮮不獲命於敬姒 傳見子鮮為復非己意 殺

子叔及太子角孔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按舉族而稱如魯稱季孫孟孫之比然黑背父子乃是公子公孫無稱族之法葢如叔肸之子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耳陳氏曰傳見弒君雖殺大子不書以弒君為重言罪之在甯氏也陳氏曰傳釋弒君書主名例嫌為衍弒剽無罪特明之專禄以周旋戮也程氏曰此義施之常人則可林父出君而君入畏誅而叛非特專禄而叛也國納之也陳氏曰傳釋復歸例按衛侯歸言國逆與成十八年例違見例非是公使止之陳氏曰傳終言衛侯不君三命之服晉命士會傳言請于王此不言請于王則鄭伯自賜之可知禮樂自諸侯出久矣或請或不請無復

定準杜說非也先八邑孔氏曰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註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邑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必為四井之邑令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鄉日久先有采邑令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個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杜以正邑解之術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將以討衛也傳見晉合諸侯為臣討君頡遇王子弱焉陳氏曰傳見圍令素行於國不失所也傳見經不書大夫必有為遂妄釋之胡氏趙武稱人為助孫氏良霄不貶以鄭伯如晉獨不釋君助臣得經旨使女齊以先歸伯主會而執大夫非內不言以歸陳袁濤塗季孫意如是其例也晉人執

而因之士弱氏不書執衛侯為臣執君不可以為訓文子以告晉侯上言取衛田益孫氏下記取衛姬見趙武叔向皆從君於昏家氏曰是時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實益國子賦轡之柔矣孔氏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書之餘按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為大子內師而無寵孔氏曰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而言復故孔氏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傳言復故杜云共議歸楚之事謂此也成陳以當之孔氏曰鄭

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為喻欒范易行以誘之孔氏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也欒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為易卒伍也二說皆不可通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以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為之楚語云雍子為之二文不同劉炫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聲子使椒鳴逆之陳氏曰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舉在晉而子木懼此晉楚所以代興也於傳聲子之辭知戰國說士之漸辭不失舊孔氏曰列國之大夫入天

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今按於此見諸侯於天子有貢無聘不修職貢而言聘東遷諸侯之伉也傳妹不察其非說又見後二十八年

以廩丘奔晉孔氏曰按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

克而取之不書非晉命以盜畧

二十七年公孫免餘請殺之陳氏曰傳言殺甯喜不出討賊之意義同僖十年晉里克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傳譏向戌惟欲竊虛名見弭兵非遠畧

蔡公孫歸生至孔氏曰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

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註經書春書始行孔氏曰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令孔與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與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與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

以藩為軍 孔氏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塹以備不虞此以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楚人衷甲 陳氏曰傳見楚終懷不測之心是盟晉幸而免

乃盟

言違命也 一事再見卒名公羊傳例賈逵曰叔孫義也服虔云叔孫不為人私其於尊國之義得之劉氏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令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令命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

固必有尸盟者 孔氏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

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鬬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晉有信也周制會以班爵為序歃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序次本異令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僭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正指此類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考之已不詳杜氏云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盟于蒙門之外陳氏曰傳言宋公不書見以國地也者其君必與因見桓二年會鄧僖十九年盟齊二十年盟邢之盟識者不與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孔氏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乃縊自殺不書再失閏矣孔氏曰歷十九年為一章

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戍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為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尋按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其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氷傳以為時災若不復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氷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氷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

得而考令按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人明矣杜氏乃以為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為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猶君臨列國崩薨卒葬禍福皆告諸侯必無不頒歷之理借令喪亂之際頒不以時諸侯亦必不敢輒自為歷使諸侯皆自為歷則齊晉大國當先為之如大國皆自為歷而所差往往若此則當時所書盟會卒葬日月魯史當以何國為正使魯史所書日月差錯與周歷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輒曰周禮盡在魯矣此必無之事也

二十八年不饑何為

葉氏曰左氏所記梓慎裨竈之徒以星次言吉凶若合符

契皆星家假託之辭宗之盟故也陳氏曰傳具見楚之屬時事也春秋大國事天子惟

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歸時事于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朝不聘故子產相鄭伯朝晉言會

時事無異於事天子矣左氏不能辨因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周楚惡之周有天下

之號也豈可以星次槩言周楚隱三年傳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舍不為壇孔氏曰聘禮賓至于

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無

昭禍焉可也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已故子產自損其禮且以為禍以告而反之孔氏

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

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公膳日雙雞孔氏曰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

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令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又馬用盟傳見諸侯失政姦庸擅命賢哲失所如伯玉在衛平仲在齊臨事變而獲免皆其德行素孚於人慶奐為上獻孔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奐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慶氏之馬善驚孔氏曰令人謂數驚為好驚好亦善之義也至於魚里孔氏曰劉炫以為國人從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慶封氾祭孔氏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非菹以徧擩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奔吳陳氏曰再奔畧不書亦未書禮也傳記此類甚多示策書外猶有所考其鄙六十

孔氏曰下云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孔氏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為邊幅使有度也與我其拱璧孔氏曰拱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為大璧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傳見莊公不書葬季蘭尸之敬也孔氏曰詩言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叔孫穆子不書例在成十三年宋公遂反陳氏曰傳具載宋鄭朝楚事見宋盟非諸侯之志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也釋例曰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復中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也陳氏曰按成十年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朝正經不書

公在晉於是為公危故書之既而悔之孔氏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祓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祓柩雖俱説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按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襚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襚襚不得為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襚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襚者雜記記致襚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薨十年猶致之況既殯也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再見不書葬及舍而後聞取卞季孫權使公冶恐其不受辭乃歸傳見襄公幾出季氏久無君意如乃濟惡且無使季氏葬我陳氏曰傳言人不義季氏遂使

印段如周陳氏曰傳見魯不往會不書葬例今按此史法也而夏肆是屏孔氏曰方言云肆枿餘也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肆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其誰云之陳氏曰傳言城杞之役晉以十國之衆經理母家諸侯益貳射者三耦孔氏曰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來治杞田不書者史無其本不錄其末也杞田蓋魯代杞時所取賂田魯人隨舅甥之義諱不登于策故復歸于杞亦不書事與汶陽田異又見昭七年而馬用老臣傳見晉取於諸侯無節故號令不行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孔氏曰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曰美哉孔氏曰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

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季札所云美哉皆美其聲也見舞韶箾者孔氏曰箾即簫也尚書簫韶九成韶箾即簫韶也通嗣君也孔氏曰二十五年遏為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罷高止也高止實放而以奔告傳既妄釋說者併疑其事將亡矣傳為駟良之亂張本且起子産為政事三十年臣生之歳正月說見僖五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劉待制曰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令令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令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是其日數也孔氏曰亥字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傍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為言

其本作亥字不為此也按字畫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劉待制曰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側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孔氏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按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為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為七十三年猶尚未終也假作全年筭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約準春秋日月以為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歷校四個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為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

則其屬也孔氏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使為君復陶孔氏曰復陶見昭十二年傳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以為絳縣師孔氏曰既使為主衣服之官又以為絳邑之縣師也如周禮則縣師是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罪在王也天王以討亂告陳氏曰傳釋五大夫實殺佞夫而書王且明天子諸侯目君同例烏鳴于亳社孔氏曰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此烏鳴于魯國之亳社也哀四年亳社災待姆也此宋人設辭以掩其不能捄君母之罪故左氏與二傳同而皆不察其妄伯姬歸宋至是四十一年蓋六十餘歲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唯不可待實亦不必待也降婁

中而旦孔氏曰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畧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尤之也陳氏曰傳明經特書故諱之也陳氏曰傳釋魯不書他國之大夫書人譏不在魯令按經無諱義陳說非傳所及三十一年魯其懼哉傳見晉衰而魯懼以齊楚不足與故也是以有平丘之會陳氏曰傳言晉衰之故咎在執政毀也陳氏曰傳言毀與遇害同辭須數句乃用一字括之此是作書之體乃築諸侯之館傳記子產之言見晉方盛時待諸侯有禮其衰也反是去疾奔齊去疾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言罪之在也失與文十六年宣四年傳例同劉氏曰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亂天地之性莫甚焉此固左氏不受經之敝其果立乎孔氏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為一邑服虔云延陵也州來

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按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為一但不知何以呼為延陵耳或延延陵亦是邑名蓋㳂食二邑故連言之

謀於邑則否

葉氏曰此蓋因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者不達草創之義鑿為謀野之說猶誤承孔父正色立朝之言而謂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承泰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弟之言而謂泰鍼出奔車千乘傳承舊聞而妄實以事者每如是

吾不信也

孔氏曰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皆定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註從史記也今按司馬遷特為孔子作世家至書孔子生年乃不用二傳必他有所據故杜氏從之

令尹似君矣

孔氏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明年傳曰二

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以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七